

挑战思维极限
中国本土推理
第一平台

最推理

总第10辑 ★ 主打作家 普璞 青青细胞 文泽尔 苏簌 冯亮 小春 王稼骏



2008年一季度书籍资讯：

森博嗣——《タカイ×タカイ》（拷问）

出版社：讲谈社

出版年：2008年1月

推荐度★★★★

该作是作者近期不可多得的佳作，无论是推理性方面还是最后结局意外的逆转都是以让读者大呼过瘾。

高田崇史——《QED 诶访的神灵》（QED 诶访の神霊）

出版社：讲谈社

出版年：2008年1月

推荐度★★★★

本作堪称该系列的巅峰之作，发售后在读者之中好评如潮，是第一季度颇受注目的大HIT作品，亦有望跻身年底各大排行前十。

道尾秀介——《鼠男》（ラットマン）

出版社：光文社

出版年：2008年1月

推荐度★★★★☆

道尾向来擅长布局的设定和在剧情铺展过程中埋下一个个的伏笔，且十分注重悬疑气氛的营造。本作在日本颇受欢迎，不少读者都将该作视为道尾迄今为止的最高杰作。

法月纶太郎——《六女王问题》

出版社：光文社

出版年：2008年1月

推荐度★★★

收入了法月2004年至2007年刊登在文艺春秋杂志《FANTASY》上的6个以占星术与星座为主题的推理短篇。

合集——《暴风雪山庄——红色死亡的阴影》

作者：笠井潔，岩崎正吾，北村薰，若竹七海，法月纶太郎，巽昌章

出版社：东京创元社

出版年：2008年1月

推荐度★★★★

娜蒂亚·莫嘉、若竹七海、布齐、刈谷正雄、法月纶太郎……能揭开受诅咒的山庄之……相信光看这些作家的阵容和题材，就已经足以引起读者们的强烈好奇心了。（孩子先生）





青青细胞 专栏

沦为毕业生

毕业答辩的这天，久晴的上海突然下起瓢泼大雨。

我穿白衬衣、黑裙子，撑着雨伞去答辩。

他们说，去年的硕士生答辩，也是这样的大雨。

他们还说，“雨伴龙行”，这样的天气，反而是极好的兆头。

当匆匆赶就的毕业论文散发着墨香捧在手中的时候，那份沉甸甸的感觉终于让我体会到某种真实。

那就是，八年医学院的生涯终于要迈向终点。

站在八年后的今天向以往看过去，那因温书而枯燥冗长的大学、随后从事科研实验的硕士深造，就这样即将结束，连我自己都觉得懵懂。

我好像还记得踏入大学的那天，对所那所名闻遐迩的医学院有着那样狭小地盘和灰白景观的失望。三毛钱就可以洗澡的浴室。同学说，哎，我上次在浴室里看见那个国际知名的院士谁谁呢。

我也记得第一次面对活生生的尸体解剖。有号称全国首席病理学家的学者站在往生者的解剖台前。他对年轻的操刀者微微示意，然后她的解剖刀如行云流水。

死者的头颅被锯开，头皮连同脸皮一起，被剥脱至颈部。掩去仍然栩栩如生面目。

它的脑组织、内脏器官随即被一一取出。

而你们相信吗？那肠系的解剖，竟是一个宛如演奏小提琴般优雅的姿势。

我所过的大学生活，完全没有想象和传说中的丰富多彩。

严谨乃至拘束的学风，令校园生活如此枯燥晦涩。

你无法想象有人可以在开学伊始，就每夜温书到凌晨两点。

而那些专业课本，永远是厚得令人抓狂。

它们完全可以成为凶器。

校园后门和医院，中间有停尸间连接。

走在那条名为“医学院路”的小径上时，鼻腔中似乎能闻到福尔马林腐败而芬芳的气息。

据说就因为长年浸渍在这种气味之中，有两位解剖专家因此生了脑瘤去世。

于是，当我们那届学生进校的时候，竟然无比幸运地得到了解剖室经过改良的通风环境

.....

在这样的境遇中成长的我，终于没有任何意外地成为一个温吞沉闷的女子（笑）。

然后八年，一个人人生中可能最美妙的八年，我终于可以换来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

而最不可思议的事实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在迈向终点的这一刻，发现自己对这一切并无怨言。

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弃医从文的政治家说道：我从未觉得自己多年的学医生涯是白费。那样的生活造就了我性格中最重要的品格，那就是隐忍。

在那瞬间我展颜而笑。

2008年5月8日上午10点10分，我完成了我的硕士毕业答辩。

窗外，雨声正疾。

六月开始。

雨来了，又去了。

倔强的向日葵正破土而出，一群蚂蚁匆匆地爬过来，没有寻到它们的需要，又缓缓地，爬走。

六月开始。

所有细小的虫子，开始毫无征兆地鸣叫。

心情，有那么一点点忧伤，一点点懊恼，一点点明朗。

但更多的是，你我，心手牵连的温暖。

有位仁兄叫作“孩子先生”，上辑起，他就独占了封二的彩页，这次除了最新日本推理资讯外，还将视角定格于70后日本推理作家群，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喜欢；如雷贯耳的文泽尔先生浓墨登场，甫一亮相，即引发编编们的激烈讨论；苏蕨美女短小而精妙的故事，步步为营，愈发有味道；理论者微不足道，又一次让我们领略了他丰沛的读书感受；还有来自桂源铺的小春，带着铺主一同给大家问好……

呵呵，青青的粉丝先不要抗议，有一个特别礼物要送给你们啊。本辑开始，《最推理》为咱们当家花旦青青细胞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也就是说，你们不光能看到她犀利老辣的推理故事，还能了解她生活近况和“私密心情”。吼吼！独家内幕消息，请锁定青青细胞专栏。

鲇川哲也的密室是彩色的，皱辻行人的密室是空间的，狄克逊·卡尔的密室是心理的，等等如此纷繁的密室，再一同来看看我们的两位男主角普璞如何把涂满水泥的密室砸开缝隙，王稼骏怎样使封闭在暴风雪山庄的人们消失于无形。你会惊喜、烦躁、懊恼，还是恐慌？我真的太想看到你的表情，太想听到你给出的答案。

最后，再一次叮嘱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上一辑开始，我们随书附上了单张页码的《读者友情问卷》，这样更方便了大家的填写和邮寄。所以，请把你们的观后感受无保留地反馈给我们吧！

嗯，时光刚好，愿《最推理》带给你几分开怀，伴你度过这一季的精彩！

我们相约再见！

CONTENTS
总第10辑

- 003 新七宗罪 (二)
104 魔幻人生——杀戮再起
- 135 失控的侦探
- 033 白色讲义
055 狼瞳
- 061 旅馆的密室
- 081 子弹
- 094 双生剑
- 028 普璞访谈
069 70后日本推理作家群 (一)
073 程小青与《霍桑探案集》
076 东野圭吾与《湖边凶杀案》
- 封三 青青细胞专栏



佳篇连载

普璞
王稼骏

惊艳 100%

青青细胞

最主流

文泽尔
苏筱

终极解谜

冯亮

外国经典

彼得·拉佛西

最SHOW场

桂源铺·小春

异度空间

张原
孩子先生
洛斯
微不足道



上期提要：

王峰接到一起诡异的案件，一个叫王水明的胖子被杀死在严丝合缝的水泥密室中。而提供线索的夏月却对警方隐瞒了真相。原来她和王水明在内的七个人，被卷入了一起恐怖事件。夏月的异常表现，引起了王峰的怀疑。就在这时，夏月的姐姐告诉她第二宗命案发生了……

文/普璞
图/笑晨曦



ENIGMA MOOK

新七宗罪 (二)



第三章

姐姐的秘密与罪之法则

1

果然遇上了堵车，夏月对此早有觉悟。这两个小时她都处于一种焦虑中。看着窗外景色慢慢变暗，她想思考一些问题，但思维的齿轮却不听使



唤。只是忽然明白了，她的一生都受到这种“罪”的操控。

所以现在才会被“罪”选中吧。

谁又能洁白无瑕呢？只是那些黑点是何时染上的？人们总是会记得别人的污浊，而忘了自己的。审判也总来得不知不觉。夏月知道那件事会给姐姐的心灵造成怎样恶劣的影响。但是她无能为力。那年夏月只有12岁，又能做什么呢？她能做的只是拼命抵御那种错愕和恐惧，以及带给自己的强烈冲击。这是一种比现在还要糟糕的心情。想把它忘记，却一遍遍地想起，像是摆脱不了的符咒。那是姐姐的污浊，也是姐姐的秘密。只是现在的她才明白，那个老男人，也是受“罪”驱使的人类。他奸污了姐姐，同时也在姐姐的心中按下了新的“罪”。

老男人和姐姐在一所学校，他是姐姐的语文老师。去找姐姐时曾见到他站在黑板前书写段落分析，字很漂亮。

在夏月12岁的时候，学校里并没有多少娱乐活动。她是一个女孩子，并不方便和男孩在一起玩耍。那时刚进初中，大家都认识了新朋友，一种微妙的情愫开始产生。她开始注意班上某个喜欢神秘兮兮傻笑的男孩。似乎他心里藏着很多等待和她分享的故事。与此同时，她的身体也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都让她感到美妙和慌张。不像

大龄女生，关系最好的往往是男友。她喜欢下课了去找堂姐玩儿。堂姐叫夏雪，在她心中有特殊的地位。

那时夏雪身体已经发育得很好了，她长得很白，胸部鼓鼓的，腰很细。穿T恤打羽毛球时，夏月会一直盯着那里看，直到夏雪都不好意思了，嗔怒地过来掐她。而她长得很标致，白嫩的脸颊透着潮红，单眼皮，只是鼻梁略微平了点，但也无伤大雅。只是有一点让夏月又羡慕又害怕——夏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感。她时常会露出不怒而威的表情。特别在跟同学说话时，那种神态显得与众不同。似乎她对生活各方面都力求完美，但又并不如意。当时她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父母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听说谁的孩子是课代表时，都少不了会称赞一番。每当此时，夏月会看到姐姐露出喜滋滋的笑意，还有一个漂亮的酒窝。

那天，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太阳已经隐去，只留下红彤彤的晚霞留在天际。婶婶让夏月进屋后就go上班了，她经常上晚班。而叔叔因为应酬多也要晚上9点以后才能回到家。

要不先藏起来，等姐姐来找我吧，一定会有趣哦！在等姐姐无聊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了以前常玩的游戏：捉迷藏。

夏月从写字台上找出笔和纸，在上面写下了几个字“我是温柔的



空气，没有形状的云彩，你找不到我的！”写完后，就钻到了床下面。红褐色的地板很干净，而她并不爱惜身上这套衣服。因为校服，是她最不爱穿的衣服。垂下的粉红色格子床单，给了她一种隐蔽感。姐姐还没来，夏月缩在那里，想像姐姐平时坐在床沿，光着脚丫子抖来抖去的情景。

过了好一会儿，姐姐还是没回来。

今天放学似乎特别晚呢。

有点无聊，她忽然想知道一向威严的姐姐在一个人时是什么样子。于是就从床下钻了出来。把写字台上写好的纸放到了不起眼的位置。再打开屋子角落里那个黄褐色的大衣柜，蹲了进去。

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得见姐姐的表情。

只是她今天回来得特别晚。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夏月感到肚子饿了。好无聊，她坐下来，斜靠在衣柜里，把脸蛋枕在淡蓝色的连衫裙上。在慵懒闷热之中，她抵不住席卷而来的困意，全身乏力昏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恼人的噪音把她吵醒了，她睁开眼，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还没回过神来。只是发现日光灯打开了，强烈的白光从大衣柜的夹缝中照进来。像是有谁引导般，她把眼睛凑到了门缝上。

一个身上穿着深色老式T恤的

男人光着屁股，把姐姐压在了下面。姐姐的嘴被毛巾塞住，双手别在身后。但她还是发出了“呜呜”的声音。她上身的校服已经被扯开，露出了雪白的乳房。这画面比灯光更强烈，刺入了夏月的眼球。然后她就看见姐姐在拼命地扭动身体，想把坐在身上的人掀下去。

这是怎么回事？！

在短暂的瞬间，夏月还以为这是什么幻象，等到她完全恢复神智，才意识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有多么恐怖。

那个人正在伤害姐姐啊！我得救她。

心里这么想着，可是她的身体却像被注了麻药动弹不得。

是恐惧？还是意识到即使自己挺身而出也保护不了她？

无从知晓。

后来她很自私地回想那个老男人是否当时很凶残，或用巴掌狠狠地扇姐姐，或拿着匕首抵着姐姐的脖子，才吓得自己不敢出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打姐姐，事后姐姐脸上也没有任何伤痕，甚至连泪痕也不见了。她是哭过，后来放弃了抵抗。过程就是这样。事完之后，夏月还记得那个老男人也哭了，他把姐姐抱在怀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嚎哭，还突然跳下床下跪认错。这景象让她匪夷所思。既然这么痛苦可为何还要那么做呢？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夏





佳篇连载

最推理 ENIGMA MOOK





月只记得一贯坚强的姐姐用她一贯的方式把这些都很好地掩盖了过去。

当婶婶回来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切如常。夏月不知道她的心情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除了敬畏，还感受到了她冷酷之处。至少在打开衣柜门的那一刻，她害怕得要死。

夏月假装自己睡着了，中途没有醒来过。她在柜子里身子僵硬地缩着，等待出去。

然后终于，门“哗”的被打开了。闭着眼的她看不见姐姐的表情。

“居然让妹妹在这里睡着了，你怎么搞的？”

婶婶责备了一句。而夏月庆幸自己的脸埋在黑暗里。

随后，她假装醒了过来，然后借口太晚了匆忙离开。这时候她只有选择逃避，然后希望姐姐真的以为自己睡着了。

自此之后，夏月开始讨厌男性，尤其反感男性老师。班上那位傻笑的男孩也变得恶心起来。他似乎看穿了她的软弱，不停地在嘲笑她。

相反对于女性，她希望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姐姐，夏月总是竭力地示好。似乎关系一旦疏远，就暴露了自己那天醒过来的事实。之后，她很少在姐姐独自一人的时候再去找她玩了。

姐姐则开始变得有点孤僻，喜欢一声不响地沉思，不爱说话了。以前的威严感也荡然无存。而婶婶

看到夏月来玩时都会很欢迎，她似乎对姐姐的变化感到很无奈。

幸好悲伤总是会被时间冲淡。在中考时夏雪义无反顾地填写了女子高中。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顺利考上以后，姐姐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夏月也从心里松了一口气。似乎自己的负罪感就此减轻了。姐姐住进了学校宿舍，平时也不大能见到。慢慢的，她开始淡忘那件事，淡忘了那肮脏的画面。所以当出租车停下来，夏月疲惫地望向窗外时，她以为又是可怕的幻觉。

8年前的情景突然复苏，她就像是从一个漫长的噩梦中刚刚苏醒过来，竟然看到姐姐正和当年的那位老男人并肩站在一起。

他们挽着手，表情平静，目光直直地注视着她。

夏月只听到脑海中“嗡”的一声。

是的，人们总是会记得别人的污浊，而忘记了自己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姐姐似乎已把当年发生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或者是某宗“罪”让她发生了这样的改变。

2

出租车缓缓地停靠在了路边，司机扭过头问她要钱的时候，夏月还处在一种恍惚之中。

“39块，刷卡还是现金？”





“噢！现金。”夏月侧过身拿出皮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百元面钞递给司机。其实她有交通卡，但让司机找钱可以多些时间来让自己恢复镇定。余光中她注意到他们有了反应，在向她靠近。

“发票要么？”司机递回找零时笑了一下。夏月不了解这笑容意味着什么，轻轻摇了摇头。虽然还想在车里多待一会儿，但已经做不到了。她拉开车门，低下头钻了出去。

男人似乎到了一定的年纪，模样就不会有多大的改变。还是当年的那张脸。很瘦削，下巴很尖，像是被什么机器从两颊向中间压过似的。只是他的头发比以前更稀疏，眸子也浑浊了。他现在的表情有一种说不出的焦虑，似乎还对她怀有某种戒心。可能每一个带罪者都是如此。夏月突然感觉胸口开始发闷，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捣鼓，让她感到恶心，又吐不出来。她发觉王水明比眼前这个人，就像宠物一样可爱得多。

夏雪可能察觉到了什么，表情变得不自然，她松开和他挽在一起的手，想要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他是？”夏月率先打破了冷场，她佯装不认识他。

“他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你不记得了么？”夏雪做出生硬的微笑，“他也被卷进来了。”

“我叫李富胜，现在已经退休了。可惜当年没机会教你，但你姐

常和我提到你。”老男人开口了，声音似乎比以前尖了点，像个老太监。

夏月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她注意到他说了“常”这个字。这是个关键字。

“抓紧时间吧，小月，我们边走边谈。”

“你们先过去，我等等看。”李富胜这时说道，正合了夏月的心意。她没法忍受和这个人结伴而行，而且她还有些话想单独和姐姐谈。夏雪用手轻轻地捋一下夏月的头发，看她没有反应，就把手环抱在胸口，开始快步走：“他是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你，其实从这里到案发现场还有一段路，来，我们走快点吧。”

夏月不由回头张望了一下，没看到什么可疑的车辆。不过姐姐的心思还真的很缜密呢。从她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的那一刻就看出了这点。但她为什么会和那个男人这样亲昵呢，他不是欺负过她么，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警察那边没事了？”

“嗯，暂时没事了。”

“你信任他？”

“嗯，他很可信。”说这句话的时候夏雪没有一点犹豫，这让夏月感到难以接受。

“现在我带你去那里，她叫费冰欣，是我大学同学，平时还挺要好的。”夏雪很明显地把话题引开





了，走路的时候超过了夏月有半个身位。她下身是牛仔裤和 Ball 鞋，上身配黑色 T 恤，让整个人显得很精干。夏月悄悄地注视着她，姐姐走路很快但喜欢微微低着头，马尾辫向上一翘一翘的，黑色发丝遮掩下的脖子显得分外雪白。夏月盯了一眼，脑海里浮现出李富胜压在她身上的画面。

“她工作还没有多久，也没有男朋友，一个人住。所以我会时来看她，没想到被‘罪’给附上，就这样去了。”

“是什么罪？”

“应该是‘淫欲’干的吧。”

“我是问她忏悔了什么‘罪’？”

“哦，她灵魂印证的是‘傲慢’。”

“灵魂印证”大概就是用灵魂忏悔那宗罪的意思吧，看起来她失败了，和王水明的下场一样，生前还遭受了侮辱。夏月暗暗想着，不过她的死也增加了一条新的线索。

“杀死她的人，真在我们之中么？”

“是的。这是‘罪之法则’所决定的。”似乎要讲的事情太多，扰乱了夏月的思路，她思考了有一会儿，“‘罪之法则’是我们能否活下去的关键，等我详细告诉你。对了，你那边的收获怎样？”

“除了确认王水明不是‘饕餮’之外，我另外得出杀死他的凶

手不是‘贪婪’这个线索，你说他会不会就是‘淫欲’呢？”她的意思是两起谋杀案为同一个凶手。

“噢。”夏雪似乎在想心事，只是吭了一声。

夏月有点生气，明明是自己冒着很大风险得来的线索，却只换来一个不置可否的回答。

当心中不乐意时，夏月就不喜欢说话。她的不快还来源于姐姐明明知道很多事情，比如“罪之法则”之类的，却没有告诉她。从小到大，她喜欢在姐姐面前耍各种性子。姐姐习惯让她。可自己在姐姐心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她们过了小区门，穿深色制服的保安没有注意她们，只是对着报纸在抽烟。夏雪这时小声地说了一句：“就快到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夏月明白她的意思，不过现在对那种地方已经不感到多少恐惧了。她现在好奇的是这所谓的“法则”究竟是从何而来，她收到的那封信上并没有说啊。

“老姐，为什么你会知道‘罪之法则’呢？”

“我们有一个‘幸存者’，你会见到他的。”夏雪的话总是欲言又止。这次夏月有点赌气似的大声问：“幸存者又是什么？”

“在我们之前也有 7 个人被同样选中过，他是其中的生还者，没想到这次又被选中了。这对我们倒





是一种幸运呢。”夏雪压低了声音，语速极快地说起来，“也就是说，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并且想带领我们一起渡过难关。他不想悲剧重演。”

“那其余人都死了？”她问的是上次的7个人。

“是的。”

夏月还想再问下去，但这时夏雪加快了步伐朝一幢楼里走去，她只好跟在后面。一想到马上就要到案发现场了，不由自主还是感到了紧张。

“15楼。”走到电梯前夏雪小声说了一句，然后按了一下向上按钮。

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夏月翻开包，拿出手机看了一下外屏，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

“夏月么？”

“你是谁？”

“我是王峰，你快点来警局！”

“为什么？”夏月吃了一惊。他电话里的声音跟现实听起来有所不同。

“别多问了，总之你快点来警局！”

“我现在在外面。”

“我不管你在不在外面，你马上过来！”

“请你不要用这种语气讲话，我也会有自己的事。”

就在这时，电梯的门开了，有一个母亲带着孩子走出了电梯。夏雪走了进去，然后一个穿着校服的

学生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他回头看了夏月一眼，似乎在问她是否要进来。夏月忙跨入电梯。

“我叫你来警局是……你……别……王水……”

电梯的门合上，信号一下子变得好差。夏月听到他似乎提到了王水明的名字。但其他就听不清了。夏月索性来了一句“现在信号不好待会儿打给你”就挂上了电话。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警察发现了自己的逃亡，夏月皱紧了眉头。

当升到15层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幸运的是没有警察守在门口，不幸的是那个学生还在电梯里。如果这里的命案被曝光了，他会是见到她们的证人。不过现在也顾不上这许多了。

“刚才谁来电话？”出了电梯，夏雪转过脸问她，走廊的灯光打在她的脸上，夏月注意到她比之前憔悴多了。可见死亡真的是恐怖的东西，是旁人想像不到的那种恐怖。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体会到。比起陌路人王水明，朋友的死所造成的打击应该更巨大吧。夏月不禁在心中怜悯起来。

“给你打电话的是警察？”

夏月忍不住挽住了姐姐的胳膊，“他让我快点回警局，看来已经想抓我了。”

“这么快就露馅了？不可能啊，人本来就不是你杀的。”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他再打过来的话，不妨胡乱语几句，做出一副受惊吓的样子，多争取些时间。”

“也行。干脆我打过去吧？”夏月拿起手机，她有点后悔刚才挂了电话，说不定罪名会变成拒捕呢。

“别！”这时，夏雪先是挣脱了夏月的手，纤细的手指攥住了她拿手机的胳膊，“别用手机和他通话，这会暴露位置的。”

“对。”夏月忽然想起美剧中这样的桥段，当手机通话超过一定时间后，警方就锁定了目标。说不定刚才才是电梯救了她们呢。不过夏雪的反应似乎有点过度，和平常的她感觉不太一样。

“那发消息的话应该没事吧？不理他似乎也不好。”

“嗯。”夏雪这次没有提出反对。于是夏月在手机上编辑了一行短信：“我的心很乱！怎么回事？我现在不想和人说话！”发到了那个号码。

很快王峰就回信了：“你别误会，我不是要抓你，我让你来警局是想保护你，因为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夏月不由错愕，用短信回道：“你在说什么？”

“有人在警局击伤了法医，对王水明进行了二次虐尸。还拿走了他背上的匕首。据我判断他就是凶手，并且人格具有极大缺陷，是极度危险分子，你明白现在的处境

么？！”

夏月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说的是真的么？如果是真的，这么做人又会是谁，为了什么目的？

他为什么还要去虐待王水明的尸体？如果杀死王水明和费冰欣是同一个凶手的话，那么他会不会对费冰欣也……

就在这么想的时候，她发觉跟在姐姐后面的自己已经走进了费冰欣的家。这是另一个灰色的世界。

3

夏雪进屋后，挑了角落的沙发像房子的女主人一样坐在了上面。她似乎感到累了，看到夏月站在客厅，说了声：“关上门。”

夏月回去将门合上，小心翼翼的，生怕发出声响。

王峰说有人可能会追杀她，他又是什么角色呢。为什么要拔走王水明背上的那五把匕首，匕首象征了什么。如果他也是带罪者之一，是否他要用那五把匕首解决剩下的5个人？他会不会是王水明的鬼魂？

夏月紧张地想着，但理不出头绪，索性先不管了。她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这里果然也被涂满了水泥。在卧室房间的门板上有个狭小的洞，仅容一人钻过。里面应该就是那位不幸的女孩了。

“水泥包裹住的房间，就是‘罪’的巢穴。我们在这里祈祷，





在这里灵魂印证……”夏雪沉闷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

虽然已是晚上，但这里还是有点闷热，可夏雪似乎很冷，她把两条腿抬了起来，踩在沙发上，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她的话语隐隐含有宗教的意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这已经不是当初的姐姐了。夏月明白，每个人都被罪改变着，只是或多或少的区别。事实上别人也是如此，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同的改变，只是可能不像我们这样明显。就像温柔可人的女孩在这个季节恋爱，而这也是她和另一些人分手的绝期。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也许只有一个例外：

——“你们必将随我写下的罪来到你们称之为死亡的国度。这里是你们命运的终点，也是你们命运之永恒。”

夏月想到这句话，走向那个洞口，不管怎样，她都不要这种永恒。

房间里的景象比夏月预想的要好上许多，没有什么可怖之物。只是在那黄色床板的席梦思上，可以看见一个人形的物体躺在上面，外面露出了1/3的小腿。她身体的其余部位都被一张被子盖住。

走到近前，夏月发觉这是一条空调被，薄薄的，淡黄色。应该是姐姐盖上去的。不知她当时看到的情景是怎样，但现在下面的人显得很安详。除了四周墙壁上反射出的无情的灰色印迹，这里只剩下空洞

和肃静的气息。水泥的笼罩让这里像一座坟墓。

打量四周，这个房间的装修比王水明那里要高级许多。暗红色的复合地板，橘黄的纱窗帘都可以让她想像出之前的温馨。只可惜现在已经被灰色给肆虐殆尽。甚至在那新买不久的29寸电视机上，也被涂上了厚厚的水泥。如果这是费冰欣干的，可以看出她临死前的心理状况很差。

“发臭了么？”客厅传来姐姐的问话。

“有一点。”夏月嗅了一下，一边回答，一边撩开了那条被子。一阵恶臭扑来，让她胃部痉挛，胃酸也顺着食道涌上咽喉。她捂住了嘴。

这是一个短发女孩，头发留到脖子处，已凌乱不堪。她的双眼紧闭，眼皮红肿，脸颊留有泪痕，旁边是被打后的浮肿。她的脸蛋圆圆的，虽不能用美女来形容，也可以想像出生前可爱的模样。现在已是毫无生息。她长着很有个性的樱桃小嘴，那里出现了满是凝固的暗红色血斑迹。嘴巴咧开着，似乎还有未尽的呼喊等待着从喉咙发出。她身上的睡衣已经无法遮住可怜的身体和那上面的淤痕，还有那把冰冷的匕首。匕首下是红黑色的心脏，而乳房已经不见了。

这时夏月急忙掩上被子，快步钻过洞口，走向卫生间。

站在洗手池前，她一直干呕，





却呕不出任何东西来。

夏月把食指伸进嘴里，抠了一下，因为一天没吃什么东西，吐出来的也只是些半透明的液体。但她还是拼命地吐着，不停地吐，嗓子眼发出了难听的声音。到最后实在呕不出来的东西，她才停下来，感觉好些了。

她擦了擦眼角，不敢看面前的镜子，怕自己的样子会吓到自己。她走向客厅时，姐姐还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夏月终于明白了姐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止因为那个女孩是她的朋友，“奸杀”这种事带给她的打击肯定也要超过她。看着那具尸体，她应该比别人都更能体会出那种绝望和惨状。

“小月。”夏雪这时开口了，“我现在把‘罪之法则’都告诉你，这关系到你能否活下去，但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嗯。”夏月肯定地点头。

“你必须活下去。”

“我会的。”夏月咬了咬嘴唇。

“我是说你一定要找到那种100%能活下去的方法。”

“真的有这种方法么？”

“有！幸存者知道那种方法，所以他才活了下来。”姐姐的声音决绝坚定，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刚才告诉过你关于他的事了。你知道卷入这起事件的我们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我们对于他而言，意味着可供随意玩弄的牲口。”

“怎么会这样？！”夏月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果然太天真了，什么时候你才会有所觉悟？世上哪会有人肯无私地帮助我们？神制定了规则，但规则可能会有漏洞，而他找到了这个漏洞。也就是说，现在他活下去的概率是100%，而我们只是1/7。所以他是我们的绝对统治者。我们都得听他的。对他而言，我们就是可供随意玩弄的牲口。他想把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但必须言听计从，还得向他摇尾乞怜。把大家集合，包括把你叫到这里，也都是遵从他的意思。”

“你在说什么？”夏月惊呼出声，一种危险感瞬间席卷全身。

“我在说人性！”夏雪突然露出失去理智的目光，“你难道能指望他平白救你么？世上有谁会平白无故救另一个人？！”

在说这句话时，夏雪狠狠地盯着夏月的眼睛，夏月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

是的，她当初也没有救姐姐。姐妹尚且如此，现在又怎能指望一个陌生人来搭救她呢？

夏月突然回忆起缩在姐姐大衣柜中的夜晚。这一切多像是命运的黑色漩涡，把李富胜，姐姐，以及自己卷入其中。“罪”的选择可能



